



王蒙盛赞《敖德萨故事》:阅读时如入伊甸园

俄罗斯著名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小说集《敖德萨故事》作品研讨会在近日在北京举行。王蒙、孙郁、刘文飞等作家、学者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他超乎寻常的写作能力给中国作家带来很多启示。

继《骑兵军》、《巴别尔马背日记》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1月再次推出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一书。这本书展现了敖德萨犹太黑帮男欢女爱、朝代更替的传奇。这组8个故事写于《骑兵军》之前,也打开了他通往《骑兵军》的语言之门,书中以他的故乡敖德萨为背景,唱出了对敖德萨的一曲挽歌。在《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后,巴别尔又创作了一组与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相关的小说,本书将这几组小说一并收入,实际上包括了巴别尔在《骑兵军》之外的全部力作。而且随文所配的一整套罕见的老照片,能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昔日发生在敖德萨、俄罗斯的一幕幕神奇的故事。

在座谈会上,来自国内外喜爱巴别尔作品的作家和学者纷纷发表了对《敖德萨故事》的评价。作家王蒙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巴别尔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有趣,阅读的时候宛如进入“伊甸园”。电影《霸王别姬》、《活着》编剧芦苇则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让我震惊,有人说他是天才,但在我看来他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作品引进本身就是个事件。” 小 刘

《中国文化导读》重拾传统文化倡导通识教育

近日,三联书店举行了《中国文化导读》中文简体版新闻发布会。《中国文化导读》是香港城市大学组织两岸三地学术精英历时两年共同策划编写的中国文化基础读本,该书在香港出版后好评如潮,经过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3年的教学实践与修订成为目前的版本。书中深入浅出地道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去年9月,我国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如何在高校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问题。三联书店同香港城市大学希望借《中国文化导读》在内地和香港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问题。

丁 杨

大河书店本周新书推荐

央视十套百家讲坛系列:
《大河报》连载精品:

《于丹〈论语〉心得》

中华书局 定价 20.00 元/册

央视二套热播:

《大国崛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定价

346.00 元 共八册

《焦作日报》连载精品

《新结婚时代》

作家出版社 定价 25.00 元/册

《大河报》连载精品

《厚重河南》

河南大河出版社 定价 28.00 元/册

征订

2007年河南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用书

2007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用书

市区内免费送书

为书找读者 为读者找书

地址:焦作市人民路1706号
(山阳区人民政府对面)

电话:0391-3599946

□王菊山

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辩士学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一句名言。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名言,人类本身的判断是宇宙万物最后的标准固然是惊世之论,但其劝告人类与自然分道扬镳的观点,不但对那个时代产生了积极的现实影响,作为思想资料,进而又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复兴的借口和理论的帮助,这一深远的历史影响显然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人类的原始社会漫长而混沌,尤其在原始社会早期,人类与自然浑然一体,茹毛饮血,形同禽兽,毫无主体意识,因而只是本能的人,而非自觉的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人类由于缺乏主体意识而浑浑噩噩,人类又因为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走上自觉生存与发展的康庄大道。这虽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罄竹难书,但从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看,特别从早期宗教文化追求淡泊与安定的角度看,这似乎也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源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也只是缩短了这个过程;而从中世纪的蒙昧和禁锢中逐步觉醒、崛起的新兴力量,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宗教方面的,也同样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从19世纪英国大众道德学家塞缪尔的著作《信仰的力量》中,我们便可以看出,在欧洲中世纪,被塞缪尔视为英雄的胡格诺教徒,尽管是最勤劳、最忠诚和最有进取心的臣民,但在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这一险恶背景下,仍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无情的镇压和残酷的迫害,情形之残忍,遭遇之悲惨,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欧洲中世纪,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有一个独特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拒绝承认欧洲中世纪是黑暗时代。他在《哲学与人生》一书中写道:“中世纪是一个大体上安定的时代,一个时代能够稳定长达1000多年,似乎不应该被称为‘黑暗时代’。这个时期的人能够生活平静,原因之一是他们信仰宗教,活在来世可以得到希望中。真正的黑暗是心灵的黑暗,而与科学上的发现、发展、发明无关。如果以科学的进展作为评判黑暗与否的标准,未免太过狭隘。”傅佩荣先生的观点温情脉脉且凿凿有据,似乎言之有理。

但是,如果站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立场上看,特别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果上来看,傅佩荣先生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简单地说,人的心灵是否黑暗并不是中世纪的主要问题,资本主义的崛起与发展、科学上的发现与发明,帮助人们创造、积累着财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灭顶之灾,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反倒有了质的飞跃;而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新教伦理则培育出了资本精神,与中世纪的传统教徒相比,新教的教徒们怀着与时俱进的信仰,也一样活在来世可以得救的希望中,并没有因为藐视教会的权威而堕落为撒旦那样的恶魔。通过这样一个理由,可以肯定地说,中世纪的黑暗并不在于人的心灵是否平静,而在于宗教对人性的禁锢以及对人的价值尊严的蔑视。何况光明与黑暗总是相对而言的,与时俱新的观点把新旧加以区分的同时,实际上也把光明与黑暗区分开来了。

可以理解的是,傅佩荣先生谈的是人生,而且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生,这就像于丹教授从感悟《论语》

的角度解读人生一样。他们更关心的是人的心灵,至于现代条件下人的生存与发展及其物质生活,则在他们特别是于丹教授所欣赏的淡定、从容、恬淡和安宁中,变成了只有和内心相连才会有价值、才能最终体现幸福指数的东西。

如果说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也具有哲学意义的话,同时于丹教授所欣赏的仿佛田园乐土的淡定、

因为清心寡欲或帮贫扶困的仁心善行而最终成为了一个贤者;如果是后者,就很难理解为一个贫穷的人仅仅因为安贫乐道就能够成为贤者,而且还是真正的贤者,并且能够“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于丹教授谈的既然是“安贫乐道”,那么“不被物质生活所累”而成为贤者的人就不会是富人,而是时下终日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这就更加令人费解了。难道只要求芸芸众生“安贫乐道”而成为贤者吗?芸芸众生如果仅仅衣能蔽体、食能果腹,他们还能做到“不被物质生活所累”吗?芸芸众生恰恰被物质生活所累,他们就不可能成为贤者吗?

我们固然会努力成为贤者,但我们目前还都是凡夫俗子,若要“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我们必须首先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衣食无忧。我们显然只有在衣食无忧、相对满足的情况下才会有那么一种淡定和从容,才会有恬淡和安宁的心境。别说食不果腹,若只是为了生计终日忙忙碌碌,还能做到淡定和从容,这人就一定不是凡夫俗子,准准儿便是颜回再生。

孔子说:“贤哉,回也!”孟子说:“彼时,此一时。”通过“安贫乐道”,人们从中获得心灵上的帮助未尝不可,但从业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科学发展观来看,仅仅教人“安贫乐道”显然失之偏颇。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质是本体,精神只有通过本体表现出来才会有现实意义,才有可能实现灵与肉的完美结合。由此界定,与其说“安贫乐道”是单纯的精神生活,毋宁说它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混合体。甚至可以说,“安贫乐道”是一种灵与肉相互扭曲、彼此折扣的生存状态。仅从“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仍有现实意义的古老思想出发,“安贫乐道”就非但不能与时俱进,还有复古返祖之嫌,本能的人和自觉的人被混淆了,在这一混淆中,人的价值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不但要落实在精神层面,同时也更要落实在物质层面。在经济社会的特定环境下,物质层面的落实尤其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于丹教授所谓的“安贫乐道”还是对人的物质生活的轻视和偏废。

教人“安贫乐道”,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勉强脱离物质生活或不以物质生活为语言环境,那便是把“安贫乐道”看作一种洁身自好的美德。为了“乐道”才“安贫”,“乐道”的道德价值才能凸显出来,“安贫”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单纯的精神生活而显得入情合理。遗憾的是,于丹教授并没有这样讲,她似乎也没有这样的思路。

□北里汉

大爷的“绿色教育”

说到读书认字,不能不提到大爷。他是我爷爷的长兄,五兄弟中的老大,生于贫寒之家,偏偏15岁上又丧父,一母同胞五男二女跟着母亲艰难度日。他极有志气,丧父之后毅然从私塾退学,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先是务农,后来给商家当小伙计。一边当小伙计,一边发愤学习,后来自己也成了一个商人。在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之后,他把生意上的事交给弟弟、侄子们打理,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后代的读书上。抗日战争期间,他带着两个孙子辈和一个小侄儿辗转于沁阳、孟县、温县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区,在逃难中读书,其中两个孙子解放初期高中毕业以后一个考上了兰州大学、一个被西安市某机关录用。

大爷堪称乡村教育家。解放初期开展扫盲运动的时候,他曾在村夜校教村民认字,直到“文革”开始之前,他都经常在家里教邻居的孩子们认字、写毛笔字,打算盘。我们弟兄几个从小就生活在这种读书认字的氛围中,夏夜里,在他的柳圈椅子旁边;冬夜里,在他的床前;领着我们挖野菜的时候,在树荫下、庄稼地里的空地上……随时随地他都能“开课”。

大爷的家庭教育是一种“快乐教育”。他曾经给我们出过不少这样的认字题:“家有三个‘人’,天天有人寻。脸上画一道,立刻不见‘人’。”“家有七个‘大’,生来会说话。脸上画一道,立刻不见‘大’。”这是要在三个“人”字和七个“大”字上分别加上一画,变成另一个字。他出的口算题特别有趣:“一千零一个针,仨老婆婆分,只许分停当,不许撒折针。”“小小一个潭,也有蛤蟆也有蟾,数头三千六,数腿一万三。蟾是三条腿,蛤蟆腿双”,口算这些算术题,总会让我们趣味盎然。

他教我们打算盘最有意思了,“九归”就不用说了,那是基本功。他出的什么“李二娘担水”、“崇祯上煤山”、“凤凰双展翅”等等珠算题,花样翻新。在算盘上,“李二娘担水”的结果是“3119113”,像一个人挑着水桶的样子;“崇祯上煤山”的结果是“98765”,像一个楼梯;“凤凰双展翅”的结果是“123494321”,俨然一个展翅欲飞的凤凰。他躺在里间屋的床上出题,我们趴在外间桌子上的煤油灯下打算盘,他让我们把每一句口诀都念出来,一旦出现差错,他会喊一声“住!”让从头再来。有时候他不让念口诀,只要说出结果,算错了的他总会发现,就得再一遍了。靠着六七岁时打下的珠算“童子功”,我一个堂兄14岁就当上了供销社的售货员,一个堂弟以小学毕业的学历17岁当了生产队的会计,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这一行,还有一个堂兄从小当会计,这些年应聘为一家私营企业当会计。

大爷的家庭教育是一种“绿色教育”。教我们写字是在地上写,在家里教打算盘用算盘,在地里呢?在地上画上几个道道、摆上几截树枝就行了。除了偶尔让我们用竹纸写几个毛笔字,完全用不着纸墨笔砚,用不着课本,用不着书桌凳子,用不着教室,不消耗任何资源。

偶尔,老人家也教我们唱京剧,可惜我不是唱戏的料,至今只记得一句《华容道》:“在许都,他与我,上马银马,美女战袍”,而且究竟是“他与我”还是“我与你”、是曹操唱的还是关羽唱的,我至今仍然不甚了了。他教唱的民间小调“王大娘钉缸”的倒是比较扎实,1998年电视剧《水浒传》播出的时候,我就从《好汉歌》里听出了“王大娘钉缸”的旋律。

